丹鉛餘錄卷之八　　別集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三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為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

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畤宗廟用爲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褻神甚矣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氾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左傳庇焉而縱尋[illegible]斯之二字唐人
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
以斯之可乎

六朝人才常觳爲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己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觳獨不與嗚呼觳亦豪傑之士歟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

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崇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駕一馬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騧驪是驂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劉向賦鷹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矰繳羊祜賦鴈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絶貫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挿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挿戶螺則今之門鐶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草堂詩餘花深深詩鄭文妻孫夫人作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塲醫者回鄉

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云

蘇子由云匾以別矣如瓜疇芊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黄幾復辭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鎚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自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棊所用敗棊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羮華不注叟之不凋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扎不鼓因不諸作互

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丕

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多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大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日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於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縣花綸金璹不知為何科大魁況老論洪荒之世乎

袁東云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皙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言祭

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于抱關擊柝事又遠于鄉俗里閈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爲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謂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援韓退之以浴爲沿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耶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為工者若莊子敘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於天螺蚄臽缺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傳曰太師天公也

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氣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孼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責在地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盖亦竊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筱筱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筱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漢王符自叙賛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踰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

白齒落日月踰邁疇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
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或隙錐懼終但愚猶沛沛
書云尸位詩云素食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宮
史云冗食又曰莠手蝝蝗蟓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
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說
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
毛鄭舊說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

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附庸之國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牆也杼亦牆也

東坡乙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孫子兵法云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注云此言專難不如權也語言殊為未明愚謂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足不行埋車輪不動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而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朱文公談道著書冒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

品誠也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
宗社之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
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
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
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
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
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
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
巧索其未形之瑕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

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
天下無涕者也文公譏其横又譏其直向前厮殺漢
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
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
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
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亹亹
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
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
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

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詈罵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録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賈傅自傷門人泄魚曾子垂涕又詩曰泄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泄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泄之門人曰泄之傷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左傳捄楚怒焉又衛而聘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村布邊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千槃英雄記整兵駁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駁駁龍衣用其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即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為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鞔工鞔音瞞冒鼓也又曰味衆珎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而氣不達鞔又作懣音氣懣如鼓之鞔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

呂覧云辨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適覆而得中猶棄敝屩而獲珠玉蓋古有此語矣

攷過也

丹鉛餘錄卷之八

丹鉛餘錄卷之九　　別集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䰟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參同伯陽而世傳者少錄于此云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聲說也
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
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
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
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
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
紕繆類多如此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
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
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為殿也蹹伏今之紫

伏路也中權今曰中軍後勁今曰合後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
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子産相楚楚子享之賦吉日王以田江南之夢左楚
之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
號北夢本此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遠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
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盖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増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餗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illegible]事件其所毀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奉

石班馬而滅徫陳范也又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
遣辭延阤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將藝死
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日得將藝言之也將藝
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將蒐再返乎古人
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illegible]矣然子玄史通妙
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illegible]黃山谷嘗云論文
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
後學焉劉子玄子餗作史則三卷
寵辱若驚言寵即辱也驚寵是[illegible]辱也貴大患若身
言身即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illegible]寵與辱同則無辱

矣貴身與患同則[illegible]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
辱也分寵與辱[illegible]以寵為辱真見也寵為下言
福兮禍所伏也辱為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為下真人
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
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
然胡為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
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處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心是患源生與憂俱生形為
罪藪養形實養患也及吾[illegible]吾有何患禍不死厌
吾喪我矣焉攸患故貴以身[illegible]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惟而賓之。亦曰貴以了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非瞎張汝玉後俏。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犁然有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苦縣之沉魄。首肯而柱下之浮魂鼓手抃矣。為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并書一通。詒張子焉。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

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

未始直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為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之盲儒謂詩至選為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棅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于非漢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而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廷試策襲用

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有病腹有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宋人之應聲蟲也使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青黛而藥殺之矣

俶灑出酒曰笮字或作醡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嵇康聲無哀樂論云聲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古書中笮酒字僅見此耳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

人臣諫過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不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諫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

擊瓮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于擊缶焉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盖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乎繁也

越曰於越吳曰句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為謚或以句吳於越為方言夷

音謬矣

左傳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說桓玄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既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為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晉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為字不知於軍何當也

書緯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禝辨護注

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册
有臥護監護之文官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喭見文選註又作唁
劉勰曰諺喭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有質
無華喪言不文故吊亦稱唁劉子新論孝子蔣褐衰而
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衚衕又作衙衕
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弒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
南方曰弄此曰衙衕弄之反切為衙衕也蓋方言耳
複姓有毋丘氏諸姓氏書音毋作無非也漢書有曼

丘臣顔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貫丘索隱曰毋音貫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毋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毋字爲殘缺亦非蓋古字縱省不用具耳漢有毋丘與毋丘長毋丘毅魏有毋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爲二姓曰毋曰丘而毋爲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諜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毋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爲寫作毋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修亦大横乃欲改人姓音邪予聞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為文富於萬篇省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識與知音訂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正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

按說文爾从㸚爲義从尒爲聲麗爾也麗爾之爲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葳一名月爾即今紫葳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爲言取義於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烏呼爲歎辭則雅爲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爲對固知當解爲麗則而不可解爲近正也若知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爲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若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麓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胷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

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録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己出信矣

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

會稽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尔趙氏知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

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
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蜮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
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
解夢也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
非區傳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
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
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
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

云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能尤有意味

丹鉛餘錄卷之九

丹鉛餘錄卷之十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李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芳

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為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當時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爲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卷記其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不詳[illegible]曰詩

學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談圃手記參之為宋人無疑矣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晩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偽也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裡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邋文選有邋蹏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邋遢通鑑音義作乇禾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甘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盧楊四傑並為列以文

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闕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晋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嘗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晋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唐鄭綮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己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晋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爲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舡鹽神之事怪誕之極至於可鄙可咲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之傳所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爲一水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

逸偽作龍城錄王銍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
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九
偽書皆然字間之朱子云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
胎鰕寒鱉炙熊蹯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鱉盖炰
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炰
字邪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
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臈肉謂之寒盖韓國饌用此
法塩鐵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
蒸麑劉熙釋名韓鷄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

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學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内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濫陽賞班固漢書曰子臺謀極
而魯隱危桀書備郤而晉厲弒暨牛奔走叔孫卒郈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
平誅宋景文唐書贊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
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
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文奇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
見說文犬琴曰離見尔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

離而後齊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蕀麻兮瑤華注以蕀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載蕀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王花木狀言石南野生二月

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顔回墓上有石南二株太
三四十圍上人云顔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
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撚柿
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閲吳録云朱光禄為建安郡中
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絶
美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
世所行曄耶方耶

唫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楊雄太玄有唫首音欽唫閉

也。素問呿吟之徵。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
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
鼓道路記以里堠則堠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
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
泉飢食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
革故恭來出新儀天寫質蒙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
鬼神長樂仁壽天子萬春其三云鍊形神冶瑩質良

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傅紅綺窓繡幄俱照秦宫盖唐人作也

黄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顔色於詩句以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杜少陵冬日懐李白詩裋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

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豎。二字見列子。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如後世之靡麗淫者乎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屨春氷未有冕危石而不厭蹈春氷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

幾希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耶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共父學顏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簒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

無疑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授挨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劉藎從武帝登樓賦詩爲文詔即成帝謂其祖蔵曰藎定奇子卻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孔懷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孝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

辯難之文即如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鶯啼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揚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

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唐潜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
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逆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
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屛子而孟子禮貌
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
泰伯盖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
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
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記禮記君
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辯之命銘為烝彝鼎以句舊點以

辭之為一句極無義辭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昔漢書與老父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搏虎虎負嵎莫之敢攖云云前士則之後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乃

知文成用此也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未
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戶子
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漢韋孟詩勸唉厥生說文
欸譍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
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譍也烏開切二字音
義並同如嘆與歎欸與唉嘯與歗實一字耳其語則
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
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

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欸乃二字其說與
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襖者未知何據耳近世乃有倒
讀之者又有一欵則誤益甚矣欸字從欠與欵字不
同然點畫形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
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
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髻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
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莊
麗而譙嶢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

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見九州記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揚之厄一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茶即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荼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荼易茶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

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賛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亙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

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乎雖然豈始於宋乎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脩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廢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禀監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經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為慨也夫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趍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別有一路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之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饐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木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札木言于注罕門我於其髭白翎雀他人是鳴鵰耳

白[illegible]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
堅而他人心不可保也
蘇[illegible]道詩星橋鐵鎖開本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
[illegible]轉夜流之句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
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蹷甚
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呂溫地志圖序紛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理圖

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

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略曰悱惻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為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

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爲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蕘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擧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欀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

此者也。又爲之賛曰彖之法妍以婉帝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特表出之

比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大者自名崧不中主嶽而言今或以爲崧嵩通用誤矣

周禮疏又有陽臯陰臯之說亦罕見者陽陰盖以深

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韓子王危無當。廣韻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閑桂花落。夜靜春

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大江自湔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
津涉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
盧照隣文予曰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厲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
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
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内經曰黔首共飲食
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
此語遂於秦紀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因

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義內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爲可疑耳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經階鳯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范蠡楚三户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
人出呂覽高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
潘徽撰萬字文
欵冬花即尔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
二月雪中出花郭縁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
欵冬茂悅曾冰之中傅咸欵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
于此山于時仲冬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欵冬煒
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氷慘慄
不凋欵冬之花乃知庶試猶存逢著欵冬花正十二

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與于時物如此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陰名故温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閼逢之名蓋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隑曲岸頭也音豈依切隑碕埼圻磯五字同音曰哀二世賦曲江之隑越絕廬之碕地理志鮚埼水經赭圻又作磯是也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

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遠民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阜字从屮从皂屮字可染皂也後借為皂隸之皂歷解為櫪槽櫪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詩緯含神露曰契母有娀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

夫卵不出鷇燕不徙巢何得云鳦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吞之乎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

時值始雷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俊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

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安記之說也

成都青陽宮後周為至真觀（觀道經）蜀有錦浦坊三井橋小鸞橋（觀佛經）江橋頭闕下市（出十六國春秋）

禽經云鳥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差差送歸妾義取諸此故曰上下其音參池其羽皆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隹孟蜀牛橋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蘇小小

歌有云妾乗油壁車郎乗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乍詩用此意詠挪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余最愛樂府桂䲶江烏對彤屛海燕重之句不知何人作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昫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柝聲不過閶鐲聲不過闒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illegible]

於蔿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尺土八之
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于鄿鼓神戎器也說
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illegible]八最
夜納鈀東令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漢書游于嚴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以郎作
郎者上廊下丅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鵬鷄
聯文省下作武若草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
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也秦刻亦有此
例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並同云

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叢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大貞謂卜大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者

漢書王尊傳逐射士千人注逐跡射言能尋跡而射取

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

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舞弄險不，俗語皆有本也。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央瀆，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雞，雞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
農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遊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
苦。又堇荼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顔氏家訓引
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
名遊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
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
一句。本草吳葵。龍葵。折為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
孫真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云
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既曉了矣。乃復分苦菜龍
葵為二條。何耶。俗作鷰兒菜。又名野苦蕒。

文中一子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拆洗論語之文苗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者亦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鋪資給驛卒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後周銘肘帶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蕊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鵝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道無飛鄉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

黃之句。王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水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為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今制吹角。以為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為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聞眾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

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蓋不及子建事三公愽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朝三日是也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丹鉛餘錄卷十二